

女儿的高考

□南京 关立蓉

四年前的初夏,女儿完成了一次17岁年轻人的心灵蜕变——高考。

初夏的南京城,新绿溅溅。考场设在龙江某中学,考前一天,我们全家开车去龙江,感受一下考试氛围。

途经江边一处僻静小道,路两边的矮墙上开满粉色蔷薇,绵延长达数十米,藤条枝蔓,层层叠叠,在夏日的和风里送出醉人的花香。谁曾想,距离车水马龙的扬子江路不过一公里,竟有这样一处僻静的所在。我们决定选择此地作为高考中场休憩地,以免来回奔波。

9号上午,结束最后一场考试,考场门口,人潮涌动,我看见一个女生,伏在母亲肩头,母亲肩头的衣服湿了一片。我似乎听到了,她的眼泪落在试卷上,墨水润开的哗响。我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,我恐惧泪水。出口被淹没,我极力寻找女儿的身影,终于,看见了她,她给了我一个镇定的微笑,挥了挥右手。我知道她的右手中指有一道凹痕,那里的指纹,因挤压变形而展现出自然的转折,那是长期握笔的结果。

高考之后,6月10日,又去仙林大学城参加自主招生考试。那天,遭遇夏日以来的一场大暴雨,天地

间好像挂了一幅无比宽大的珠帘,大树在呼啸的狂风中颤栗,伞已折断,衣服鞋子湿透,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们,依然如约而至。也许这场大雨,恰如其分地宣泄着他们寒窗苦读12年的心情,猛烈而执着。

回想起和她度过的那些值得留恋的日子。读四年级那年,千里迢迢,从家乡南通到河南部队探亲,部队在乡野之地,没有空调,没有电脑,电视的信号也是断断续续。外面暴雨如注,室内也淅淅沥沥下着小雨。但是那儿有个军人图书馆,女儿便找到了她的乐趣。应该感谢这段经历,乡野的风,吹去浮躁,留下沉稳和厚实;读初一时,全家去上海旅游,40℃的高温,行走在复旦校园,汗如雨下,内心却深深震撼于百年名校,氤氲深厚的学术气息。购得一枚铜制纪念章——“日光光华,且复旦兮”,八个刻字,一笔一画,了了分明。多少年后,这枚纪念章依然熠熠生辉,成为女儿心中的白月光;初二寒假,去泰山游玩,在冬日的余晖中,徒步登上玉皇顶,山顶之上,诵读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、杜甫的《望岳》,心里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;高二暑假,远赴南开参加哲学夏令营,也曾抱怨

从天津站出来后的热浪,在38℃的烈日下,等候一辆公交的疲惫和辛劳。在天津,当大雨铺天盖地袭来时,依然没有阻挡她去聆听一场讲座的热情……

7月22日,一个盛夏的中午,四周完全寂静,却又充满着一种特殊的声音,比鼓炮齐鸣更为嘈杂,那是呼吸的声音,心跳的声音。女儿正坐在桌前整理高考资料,准备送给附中学弟学妹。手机“叮咚”一声,是一条短信:42名学生,录取了同一所院校,将一同去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……又登上熟悉的“143路”,那年的高考作文正是《车》,她曾经在考场上,像画者临摹那样,细细地、不慌不忙地诉说着143路,老旧的发动机,早晨睡意朦胧中的等待、在颠簸中背诵英语单词、雨天潮湿的车厢、硬邦邦的座椅、沉默的乘客……这一刻,是赞歌,是颂诗,也是谢幕词。

双手从高校老师手里接过通知书,火红的封面,灿烂如天边的朝霞。翻开随通知书赠送的校史纪念册,每一张精美的图片,都会引起她无限遐想。北大楼下,守候四年花开花落,清澈见底的生命,将更加丰富而厚实。

小满娇贵

□安徽蒙城 寒星

院门紧锁。趴在向门缝里望,一只狗怒目相向,狂吠不已。

妻子说:忘恩负义!春节还给它骨头呢。我打趣说,别自作多情!它记住的是骨头,不是你。妻子嗔怒:是你回家太勤了!兄弟相见不相识,你俩就一个德行。我怔住。的确!奔忙于工作、生活,我很少回家。妻子在我眼前晃晃手:看什么呢?我讪笑:看骨头!

听到狗叫,隔壁大娘走过来。“回来了,你爹娘下地了。”我纳闷,麦子都快熟了,还有啥活呢?大娘说,小满,娇贵着呢!我带妻子去找父母。她问,小满是你妈的名字吗?挺好听!我蒙了,旋即笑她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——小满是一个节气的名字。

妻子赧然。这不怪她,她在城里长大,所认知的事物都是书面语。她看着麦子,迷惘地问:面粉

呢?我没笑她,还好!她知道麦子,而非馒头树。我折个麦穗,给她解释:麦芒连着麦壳,像勺子,盛着麦粒,麦粒成熟后,打磨,去麸皮,就得到面粉……

妻子长舒口气,自作聪明地说:现在勺子里的麦粒小,叫小满;等麦粒大了,饱满了,就该叫大满了。我说,没有大满,只有小满。她难以置信:为什么?我摇摇头,这个问题我从没想过!按理说,小满过后大满,麦子才修得圆满,功成名就,衣锦还乡。

这次,轮到妻子讥笑我了。我搬出孔夫子: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她一撇嘴:就会耍嘴皮子,难怪胡子长得跟麦芒似的。说笑间,到了地头。麦浪滚滚,麦穗林立,父母互为犄角,在田间拔杂草。妻子雀跃着要下地,很快又退回来:麦子怎么扎人啊!

母亲看见我们,对父亲说,回家吧,娃回来了。父亲对我们笑笑。那些拔掉的杂草,像礁石,浮在麦芒上,我们一趟趟搬运……妻子说,想起一个成语:愚公移山。她说得没错,父母是最后、最笨的农民!村人都打工去了,只有他们还守着这清贫的土地和生活。

趁父亲卷烟,妻子问:这么多麦子,要卖不少钱吧?父亲点点头,神采飞扬地说:保守估计,一亩地也得一千二百斤,一斤一块钱,也要卖一千二百块。妻子从父亲的神气里回过神:就一千二百元?父亲嗯一声:不少了!母亲附和:二十亩地,能供娃上学,也够你们还房贷!妻子不停点头:不少了!是不少了!

回家了。父母走在前,我们跟在后。妻子问,看到什么?我说,父母呀!她说,是小满!小满足,小幸福,有些痛,有些甜。

病友

□仪征 晴川

小十几平方米的病房,连我三个病友,一个来自上海,一个本地古涓。这两人都上了年岁,爱打呼噜。睡得也早,九点不到便躺下,躺下便着,鼾声立起。先小,轻柔,然后升高,拉长,一声高一声低,再低再高,循环往复,彼此呼应。忍不住想叫醒他们,又觉唐突。于是只好闭眼,想想心思。

这样坚持不知多久,迷迷糊糊睡着。忽又被南边床铺上的大叔一声大叫惊醒。不知他在睡梦中又遭遇到了什么,挺心疼他的。窗外漆黑一片,窗内也是一片漆黑。把手手机摸出来看看,才三点多,感觉一点睡意没有了。

已有三天未进米粒,家人熬了小米粥来,粒粒如金,散着诱人的清香。以前爱咖啡爱绿茶,现在就想喝一口黏稠的米油润润嗓子,遂开了床头灯,又想起医生关照:一定要熬熬,任何吃食都不可进。便作罢,取自带的书一本,随手翻看。

窗外夏雨淅淅沥沥,室内鼾声排山倒海。此刻若是窗外有株芭蕉该有多好,正可体验雨打芭蕉之境,倒是难得的情致。但芭蕉是没有的,倒是高大的柏树,再远些,有几株玉兰。夜半风雨,润物无声。等再次关灯,竖起耳朵来听,那鼾声竟变了腔调,显得颇为悠长沉稳,不那么讨厌了,“吡……呼……呼……吡……”尾音平缓,渐弱至无,稍顷,再起,细品还带那么点丁儿调皮、温暖的韵味,让人陡生一种踏实。

再次醒来,已不觉天亮。他们好像也醒了。有细微咳嗽,有家人的小声问询,起身掖被。我复又沉沉睡去。

真的很想跟医生说说这个事,能不能帮我调换一个病房啊。清晨急急地走进护士室,我又临时改变了主意,退了回来。因为我看见过道里躺着的病人,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顶头还有一个。他们睡得可真

香。

还是自己熬吧。他们的鼾声不正合我读书吗。他们醒来,我恰睡去,倒也互补互惠,相安无事。而那位上海老先生早上笑着打招呼,说要理解要理解哦,我真的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理解万岁。

也怪,这几日我常在梦醒之间隐隐可见他们在狭小过道里来来回回进出,都轻着脚步,抑着声息。昨日凌晨,尿急,邻床老人竟默默递了手纸,帮取了应急尿盆。不觉相视莞尔。同住一病房,彼此近乎于旅伴,不发一语,默默支撑。

有人说,这辈子在你身边陪伴过的任何事物,哪怕一只小狗小猫,一盆闲花野草,也证明它们和你是有缘分的。

是这样呀。虽然这种温暖很微弱很短暂,只几日,便转身再见,从此各自天涯。但因为这样匆忙的相逢、离别,反而成了我们内心深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。

时间琥珀

□四川蓬安 王优

时间从我的身体里溜走,就像忘了关的自来水。读《山居七年》,看到这一句,不由地顿住。

阳光从窗外探进来,爬上蓝色的墙面,又流水一般,一寸寸向下漾,瀑流如绢帛,有绵软柔滑的质感。玻璃瓶里的富贵竹又添了几片黄叶子。玫瑰蔫了,向日葵蔫了,金钱草也染了锈色。只有那束干花,紫色的碎朵新鲜如昔。一直想着拿出去扔掉,一直忘掉,有时是无意,有时是有意。它们曾如此绚烂地带给我喜悦。

再美的花,再美的人,枯萎是必然的。而时间,亘古如斯,永逝永在。无端想起藤蔓植物的触须。春日里,一夜之间,它们“噌噌噌”冒出好长一段。仿佛小孩踮起脚跟伸长脖子,眼睛里全是好奇与喜悦。这个世界的一切,都在春风里招摇。

有人说,善于逃避是一个成年人面对现实压力时,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善意。只是,这样的善意,又能有什么意义?喜悦或者忧伤,欣慰或者痛悔,许许多多,无法言说,不说也罢。

那日走在街头,突被人拍了肩膀。抬头,暮色里,一张陌生的面孔,眼含喜悦看过来。心中诧异。王老师,我是某某。他说,顺手揽过一个女人的肩,王老师,这是我妈妈。天!记忆里白皙清秀的男生,如今宽肩厚膀,已然有了烟火人生的模样。略略聊过几句,略略得知他大学之后的人生轨迹,匆匆而别,心中不由感慨。

还记得,有一次早课之后,我正在批改作业。他提了包子进来,抓两个放试卷上,说,老师,先吃饭。心中讶然,想这包子是一定要吃的。于是,也不管手指上的红墨水,抓起就吃。空荡荡的教室里,

短发

□广东广州 刘建梅

留了几年的长发经过三番五次的吹拉电烫之后,终于不堪重负,变得干枯开叉,毫无生气。再加上炎炎夏日的到来,我走进发廊让发型师给我弄了个齐脖短发。即时感到神清气爽。

回到家里,刚一踏进家门,儿子先是奇怪地瞄了几眼,接着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嘻嘻笑着不言语。老公看到我的新发型,大加赞赏:“终于舍得你那头‘杂草’了?你看短发的你多青春!”我站到镜子前端详自己的短发:乌黑亮泽,贴服精神,整个人看起来确实精神焕发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更深切体会到短发带给我的好处:以前我要早早起床弄头发,如今却能节省不少梳头时间,也不必为衣服与头饰的搭配而犯难了。戴上坠式耳环,穿上淡粉色的纱质中短款连衣裙,搭配刚好,干练大方又不失时尚。短发的女人也可以成为都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他坐下边吃,我坐讲台上吃。那两个并不热气腾腾的包子,这么多年来,一直热气腾腾地卧在我的肚子里。

也记得,他在文里说,母亲生“二孩”给他带来的困扰和苦痛。彼时,他限于对未来的迷茫和失望之中,深感活着的艰难与无趣。少年的心思如此敏感而幽深,委实令我震惊。找合适的机会同他谈了,故意轻描淡写,只说未来的无限可能。许多病,不管生理的还是心里的,药物只是辅助,能够治愈的,除了时间,还有爱与希望。

市肆喧哗,灯光闪烁。车来人往,熙熙攘攘中,人间的喜与忧,皆淹没于渐浓的夜色。看他挽着妈妈的手臂离去,高与低的依偎,魁梧与单薄的映衬,那样的背影,又美好又温馨。

越来越深的绿,暗沉,厚重,再无先前的新鲜轻盈之感。只有鸟声,仿佛永远年轻,没有一丝沧桑,不沾一点尘埃。每天清晨,朝阳还未升起,它们便把最美的歌声献给人间,一曲又一曲欢乐颂,永不知疲倦。晨光里,见空空的店面,小麻雀一跳一跳,小嘴唧唧,啄来啄去。想包里应该带一点碎米,这样,那活泼秀气的雀子不是会更多一点欢喜?

不过两三天而已,刚刚抖落一身积尘的黄葛树又枝繁叶茂起来。一夜之间,箭头样的芽苞散开,芽鳞纷飞如雨。往日悬于疏朗枝头的几处鸟窝,复被翻滚的绿淹没。再次从树下过,凉幽幽的绿罩下来。树冠之上,清风嬉戏,鸟雀跳跃。无尽的空阔里,阳光远远近近,在绿叶之上,在身体之内,徘徊,游走。想起余秀华说,阳光退出院子,退得那么慢,其间还有多次停顿,如同一种哽咽……

在遥远的封建时代,女子是不允许留短发的。现在,留短发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,甚至已经成为很多女人追求的时尚。

当然,也有年轻的女子赋予短发更深一层的含意。大学舍友失恋,一度消沉了很久,我们都为她都担心。忽然有一天,她剪去了令人羡慕的飘逸长发,并让发型师给她的齐耳短发染上了淡淡的紫红色。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,她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淡淡地说:“是时候‘告别’了,我要重新开始我美好的人生了!”

换个短发,换种心情,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未来,这本身就是一种明智积极的生活态度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赞成呢?

有一段时间,留短发是追求正义与自由的象征。现在,人们赋予短发更加丰富的意义。当你疲于应对现在的生活状态,当你想改变灰暗的心情,当你想改变精神面貌,不妨去换个清爽的短发发型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4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